

列寧文集

〔第七冊〕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



列 寧 文 集

第 七 冊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556

列 寧 文 集

(第 七 冊)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東 總 布 胡 同 十 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上 海 大 連 路 一 三 〇 號)

字數：223,000	一 九 五 四 年 五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印數：1—70,000	一 九 五 四 年 五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印 刷

「列寧文集」第七冊包括列寧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所寫的若干著作。列寧在這個時期的重要著作已譯成中文的除收入本冊的外還有：

一九二一年

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內統一的決議草案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

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內工團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決議草案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

在全俄運輸工人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有人民出版社版單行本）

致阿捷爾拜疆、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達格斯坦、哥里共和國共產黨員同志們的信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

論糧食稅（新政策底意義及其條件）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有人民出版社版單行本）

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俄國共產黨策略的報告大綱（草案）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

新時代，新形式的舊錯誤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

論清黨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

十月革命四周年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

現時和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金子底作用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有人民出版社版單行本）

論統一經濟計劃

（人民出版社版單行本）

一九二二年

新經濟政策下職工會底作用與任務（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決議案）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有人民出版社版單行本）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有人民出版社版單行本）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閉幕詞（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有人民出版社版單行本）

論「兩重」從屬制與法律制度（給斯大林同志轉中央政治局）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

俄國革命五周年與世界革命前途（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

關於我國出席海牙會議代表團任務問題的幾點意見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

論戰鬥唯物主義底意義

一九二三年

（見「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有人民出版社版單行本）

日記摘錄

論合作制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有人民出版社版單行本）

論我國革命（評蘇漢諾夫底札記）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

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向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提案）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

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有人民出版社版單行本）

目 錄

一九二一年

黨的危機	一—二四
再論職工會、目前形勢及托洛茨基與布哈林的錯誤	一五—一六
派別宣言對於黨的危險性	一六
形式的民主主義與革命的適宜性	二〇
職工運動分裂之政治上的危險性	二三
論原則上的意見分歧	二九
政治與經濟。辯證法與折衷主義	三三
辯證法與折衷主義。「學校」與「機關」	四〇
結論	五八
中央委員會給教育人民委員部內共產黨工作人員的指示	六七—六九
中央的政治活動（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七〇—九六
論物品稅（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五日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九六—一二七

論黨底統一與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傾向（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二一八—二二七
關於糧食稅的演說（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在俄國共產黨（布）莫斯科省與莫斯科市支部書記與支部負責代表會議上作）	二二八—二四四
關於糧食稅的報告（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俄國共產黨（布）全俄代表會議上作）	二四五—二六一
關於糧食稅報告的結論（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在俄國共產黨（布）全俄代表會議上作）	二六二—二六六
意大利問題（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二六七—二七三
擁護共產國際底策略（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二七四—二八五
俄國共產黨（布）底策略（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二八六—二九七
給德國共產黨員的一封信	二九八—三〇三
關於用司法手段與官僚習氣作鬥爭的問題給司法人民委員長庫爾斯基的信	三〇三—三〇七
新經濟政策與政治教育部底任務（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在政治教育部第一次全俄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三〇八—三二九
蘇維埃政權與俄國共產黨（布）底急劇轉變	三三〇—三三六
一九一八年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論農民底作用	三三六—三三九
我們的錯誤	三三九—三四〇

戰略的退却.....	三七
新經濟政策底意義.....	三九
誰將獲得勝利呢？——是資本家呢，還是蘇維埃政權？.....	三〇
鬥爭將要更加殘酷.....	三三
這是最後的一戰嗎？.....	三四
我們不應指望作直接地共產主義的過渡.....	三五
使個人發生興趣的原則.....	三八
我們能不能爲我們自己而工作呢？.....	三八
陳舊的方法.....	四一
最大的奇蹟.....	四二
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底任務.....	四四
三個主要敵人.....	四六
第一個敵人——共產主義的自高自大.....	四七
第二個敵人——文盲.....	四七
第三個敵人——貪污.....	四八
軍事任務與文化任務間的區別.....	四八

論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二五〇—二七一
---	---------

一九二二年

關於人民委員會及勞動國防會議工作底新佈置給茨魯巴的信	二七二—二七五
論反戰問題（致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及莫洛托夫諸同志〔爲政治局諸委員而作〕）	二七六
論蘇維埃共和國底國際與國內形勢（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會共產黨團會議上的報告）	二七七—二九四
論新黨員入黨的條件（給莫洛托夫的兩則短柬）	二九五—二九九
政論家札記（論登高山，論沮喪之害，論商業之利益，論與孟什維克之關係等等）	三〇〇—三〇九
一 一個例子	三〇〇
二 不用比喻	三〇二
三 論捉狐狸，論萊維，論塞拉第	三〇四
我們所付的代價太大了	三〇—三〇四
給職工會第五次全俄代表大會的信	三二五—三二六
在莫斯科蘇維埃全體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三七—三六

黨的危機

代表大會前的討論已經開展得够廣泛的了。如果人們固執小的錯誤並竭力阻其糾正，或者如果犯了大錯誤的人緊抓着一個人或幾個人所犯的小錯誤，那末，像常常所有的一樣，一些小小的爭執和分歧，就會長成爲大的爭執和分歧的。

分歧與分裂，常常就是這樣生長起來的。我們也就是這樣從小小的分歧而「生長成爲」工團主義的，這就是說，如果黨不够健全有力，以便迅速而徹底地進行醫治好這種病態，那末這種工團主義就是表示與共產主義的完全分離和黨之不可避免的分裂。

必須有勇氣正視苦的真理。黨是有病了。黨在發着高熱。問題的關鍵，是在於這種病態是否只是限於「發熱的上層」，或者說只限於莫斯科的上層呢，抑或是這種病態已遍及全身？如果情況是屬於後者的話，這一遍及全身的病患，能否在幾個星期內（在黨的代表大會以前，以及在該大會舉行時期）完全醫治好，使其不能再復發，抑或是這一病患將日趨於拖延與危險呢？

爲了達到最迅速與最可靠的醫療，需要做些什麼呢？需要使黨的全體黨員，以充分冷靜的頭腦與最大的嚴密性，從事研究：（一）意見分歧之本質，（二）黨內鬥爭之發展。第一個和第二

個問題都必須要研究的，因為爭論底本質是會在鬥爭過程中展開、闡明與具體化的（而且往往會發生轉變）；經過不同階段的鬥爭，在每一個階段上總會向我們顯示出鬥爭者之構成和人數的不同，鬥爭立場的不同等等。第一個和第二個問題都必須要以研究，而且一定要有能够從各方面加以檢查的最精確的印刷的文件。誰相信口頭上所說的話，那誰就是一個絕望的令人厭惡的傻瓜。如果沒有文件，就需要向雙方或幾方面見證人調查，而且一定要「嚴加詢問」，一定要在見證人面前質問。

現在試將我關於爭論的本質以及關於鬥爭階段更替的概要寫出來。

第一階段。十一月二日至六日舉行的第五屆職工會全俄代表會議。鬥爭開始了。中央委員當中僅有的「戰士」，是托洛茨基與托姆斯基兩人。托洛茨基說出了徹底更動職工會的「中肯的話」。托姆斯基則嚴厲地加以爭辯。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委員都靜觀着。他們最大的錯誤（而我是第一個），就是，我們把第五屆職工會全俄代表會議所通過的魯得蘇塔克同志所起草的「職工會之生產任務」這個提綱「忽略」了。而這一提綱，乃是在整個爭論中最重要的一個文件。

第二階段。十一月九日的中央委員會全會。托洛茨基提出了一個「提綱草稿」：「職工會及其今後之作用」，這一提綱是在論述「徹底更動」政策，用關於職工會的「嚴重危機」與關於新任務和新方法的議論來加以掩蓋或裝飾。得到列寧強力支持的托姆斯基認為，與運輸工人中央委員會的官僚主義之舛錯和誇張相聯系，爭論之重心正是這個「徹底更動」問題。在這一爭論中，

列寧曾作了若干顯係被誇大了的因而是錯誤的「攻擊」，因此就有產生「緩衝派」之必要，這個「緩衝派」由十名中央委員（內有布哈林與季諾維也夫，但托洛茨基與列寧均未加入）構成。「緩衝派」決定「不將爭論提出做廣泛的討論」，並取消列寧的報告（對職工會的報告），而指派季諾維也夫為報告人，並命令他要「做一個實事求是的非爭辯性質的報告」。

托洛茨基的提綱被否決了。採納了列寧的提綱。決議案之最後形式，是以十票對四票（托洛茨基，安得列也夫，克里金斯基，李可夫）通過的。這一決議案擁護「勞動軍事化之健全形式」，而譴責「集中主義與軍事化的工作形式之蛻化為官僚主義、褊狹主義與形式主義」等等。曾令運輸工人中央委員會「積極參加職工會全俄中央委員會之一般工作，並以與其他職工會總會平等的權利加入它的機構」。

中央委員會推選了一個職工委員會，包括托洛茨基同志在內。托洛茨基拒絕在該委員會工作，而正是這一步驟，才使托洛茨基原有的錯誤擴大了，而到後來竟發展成為小組織。如沒有這一步驟，則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提出錯誤的提綱）不過是一個很小的錯誤，像這一類的小錯誤，沒有例外的一切中央委員會委員都曾犯過的。

第三階段。十二月間水運工人中央委員會與運輸工人中央委員會之間的衝突。十二月七日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主要的「戰士」，已經不是托洛茨基與列寧，而是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了。季諾維也夫以職工委員會主席的資格，調查了十二月間水運工人中央委員會與運輸工人中央委員

會間的爭執。十二月七日中央委員會舉行了一次全體會議，季諾維也夫提出了立即更動運輸工人中央委員會人員的實際建議。中央委員會大多數，都對此表示反對。李可夫轉到季諾維也夫那一邊去了。結果是通過了布哈林的決議——該決議之實際部分，四分之三是贊助水運工人中央委員會的，而在引言裏，則拒絕職工會之「自上而下的改造」（第三點），並批准了有名的「生產民主」（第五點）。我們這一派的中央委員會成了少數了，我們之所以反對布哈林的決議，主要的是因為認為布哈林的「緩衝」只是紙上談兵的緩衝；因為托洛茨基之拒絕參加職工委員會，實際上乃是意味着鬥爭之繼續進行，並使這一鬥爭擴展到中央委員會範圍以外去了。我們提議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六日舉行黨的代表大會。這個提議被通過了。以後根據遼遠邊疆之請求，展期至三月六日舉行。

第四階段。第八屆蘇維埃代表大會。十二月二十五日托洛茨基發表他的「政綱小冊子」：

「職工會底作用與任務」。從形式的民主主義的觀點看來，托洛茨基是有發表這種政綱的絕對權利的，因為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會許可討論自由。但從革命的適宜性的觀點上看來，這已是錯誤的大加擴大，已是小組織在這一錯誤政綱上之建立。這個小冊子從十二月七日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上摘引的，只是與「生產民主」有關的話，而該決議上反對「自上而下的改造」的話，却沒有被引用。十二月七日布哈林在托洛茨基支持之下所成立的緩衝派，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爲托洛茨基所粉碎了。小冊子的整個內容，從頭至尾，都貫穿着「徹底更動」的精神。至於用來掩蓋或修飾或辯護「徹底更動」之「新」的「任務與方法」，小冊子上是沒有提到的，如果我們不把知識分子

的玩弄名詞的把戲（「生產氣氛」，「生產民主」）計算在內的話——這些名詞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其實際部分則完全包括在生產宣傳的概念、任務與範圍以內。

第五階段。在全俄數千負責的黨的工作人員面前的討論，在十二月三十日在第八屆蘇維埃代表大會俄國共產黨黨團會議上之討論。爭論全面地展開了。一方面是季諾維也夫與列寧，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與布哈林。布哈林想要「緩衝」，但他所說的，只是反對列寧與季諾維也夫，而沒有一字反對托洛茨基。布哈林宣讀他自己的提綱的一小段（發表於一月十六日），在這裏，隻字未提到與共產主義分離而轉向工團主義之事。施里亞普尼可夫（代表工人反對派）宣讀了工團主義的政綱，這個政綱早已被托洛茨基打得粉碎（他的政綱第十六條），而且（部分的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沒有被任何人所重視了。

我個人認為，十二月三十日魯得蘇塔克同志提綱之宣讀乃是整個討論的關鍵。在事實上，不論布哈林同志也好，托洛茨基同志也好，不僅都不能發表隻字反對這個提綱，他們甚至還捏造傳說，彷彿這一提綱之「最好的一半」乃是由運輸工人中央委員會一派——郭爾茲曼、安得列也夫、柳柄莫夫所草就的。因此，托洛茨基便很快活而撒嬌地譏笑列寧的「外交」沒有成功，說列寧想「取消與破壞」討論，想尋覓一個「避雷針」，而「偶然抓到手的却不是避雷針，而是運輸工人中央委員會」云云。

這一傳說，在當天——十二月三十日，就被魯得蘇塔克同志推翻了，他指出，在職工會全俄

中央委員裏面並「沒有」柳柄莫夫這個人物，指出在職工會全俄中央委員會主席團上，郭爾茲曼曾舉手反對魯得蘇塔克同志的提綱，而該提綱是由安得列也夫、漆皮諾維契和魯得蘇塔克所組成的委員會所擬就的。

我們就暫且假定，布哈林與托洛茨基同志所捏造的傳說是事實吧。而恰恰也就是這種假定會把他們打得一敗塗地。因為如果「運輸工人中央委員會委員」曾把他們的「新」思想放進魯得蘇塔克的決議中，如果魯得蘇塔克接受了它們，如果所有的職工會都通過了這個決議（十一月二日至六日！！），如果布哈林與托洛茨基沒有任何論據可以反對它，那末從這裏可以得出一些什麼結論來呢？

所得的結論就是：托洛茨基所說的所有爭論，都是虛構的，不論托洛茨基也好，「運輸工人中央委員會委員」也好，都沒有任何「新的任務與方法」；一切實際的與主要的，都已經由職工會說明，採納，和決定了，並且甚至在這個問題在中央委員會上提出以前就已經這樣做了。

假如必須給什麼人以應有的責罵或把他「徹底更動」的話，那末與其說是職工會全俄中央委員會，不如說是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因為它「忽視」了魯得蘇塔克同志的提綱，爲了它的這一錯誤，才掀起了一場無益的爭論。要掩蓋運輸工人中央委員會的錯誤（在本質上它並不是什麼嚴重的錯誤，而是最普通的，包含某些官僚主義誇大的錯誤）是大可不必的。不要掩蓋錯誤，不要修飾錯誤，不要辯護錯誤，而要糾正它，這就對了。

我於十二月三十日，把魯得蘇塔克同志提綱底實質，歸納成下面四點，即：（一）普通的民主主義（沒有任何誇大，沒有任何拒絕中央委員會之「委派」權利等等，然而對於某些「被委派者」所需要糾正的錯誤與極端態度，也沒有固執祖護）；（二）生產宣傳（凡拙劣的、可笑的、理論上錯誤的「公式」如「生產民主」、「生產氣氛」等等中有用的一切都包括在這一點裏面了）。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蘇維埃機關：全俄生產宣傳局。我們必須盡所有力量去幫助它，而不要造出……惡劣的提綱去損害生產工作。這就對了；（三）實物獎金；與（四）同志的紀律法庭。沒有第三點和第四點，則關於「生產作用與任務」等等的談論，都是知識分子的空洞的誇誇其談罷了，而在托洛茨基的「政綱小冊子」中，這兩點却恰好都被遺忘了。然而這幾點，却都包含在魯得蘇塔克的提綱中。

講到十二月三十日的討論時，我還需要糾正自己的一個錯誤。我曾說過：「我們的國家在實際上並不是工人的國家，而是工人、農民的國家。」當時布哈林同志立即喊道：「是什麼一種國家呀？」我曾提到方告閉幕的第八屆蘇維埃代表大會來答覆他。現在讀到那次討論的報告，我看到我是錯誤了，而布哈林同志是對的。我應當說：「工人國家乃是一個抽象物。而實際上我們是有工人國家了；第一，它具有如次的特點，即在這個國家裏，佔優勢的，並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農民；第二，是帶有官僚主義毛病的工人國家。」凡願讀我的演講全文的讀者，定會看到，不論我的論據，或我的結論，都沒有因這一修正而改變。

第六階段。彼得格勒組織發表「告全黨書」，反對托洛茨基的政綱，而莫斯科委員會則發表了一個反宣言（見一月十三日的「真理報」）。

從由上層所形成的小組織之間的鬥爭，轉到下層組織的干預，這是向恢復元氣邁進了一大步。奇怪得很，莫斯科委員會指出了彼得格勒組織發表政治主張之「危險」方面，却不願意指出托洛茨基同志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建立小組織之危險方面!!! 好諛者則稱此類盲目（獨眼的）爲「緩衝」盲目云云……

第七階段。職工委員會結束自身工作，並發表政綱（一本小冊子，標題爲：「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職工會底作用與任務之決議草案」，日期爲一月十四日，由九名中央委員署名，即季諾維也夫、斯大林、托姆斯基、魯得蘇塔克、加里寧、加米涅夫、彼得洛夫斯基、謝爾基耶夫、列寧，及職工委員會委員羅佐夫斯基，施里亞普尼可夫與盧托維諾夫顯然是「逃到」「工人反對派」那方面去了）。這個政綱發表於一月十八日的「真理報」，附加署名者，有史密特、漆皮諾維契與米留亭三人。

一月十六日，「真理報」上出現了布哈林的政綱（署名者：「受一批同志之委託：布哈林、拉林、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色列普略可夫、索科里尼考夫、耶柯夫里考夫」）以及薩普朗諾夫的政綱（署名者：「擁護民主集中主義政綱的一批同志」布柏諾夫、波古斯拉夫斯基、卡孟斯基、馬克西莫夫、奧新斯基、拉發伊爾、薩普朗諾夫）。在一月十七日莫斯科委員會之擴大會議上，這